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PROVISIONAL

S/PV.2863
6 June 1989
CHINESE

JUN 7 1989

第二八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UN/SA COLLECTION

1989年6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皮克林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哈戈斯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拉扎利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亚罗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时 30 分开会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这是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第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始时我愿代表安理会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阁下表示敬意，感谢他作为安理会五月份主席所做的工作。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向蒂克尔大使在主持安理会上月工作中出色的外交技巧和一贯谦逊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深切谢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9年5月31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66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的议程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沙卡尔先生（巴林）、萨拉赫先生（约旦）、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89年6月5日的来信。该信已作为文件S/20669散发，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理会根据惯例，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加有关被占领土局势项目的辩论”。（S/20669）。

这一请求并非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或39条做出。但如果获得同意，安理会将根据第37条的参加权，而不是根据第37条或39条，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参加。

现在，我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美国将基于两个理由，对提交给安理会的这一提议投反对票。第一，我们认为，安理会并没收到有效的请求。第二，美国认为，只有在请求符合议事规则第39条的情况下，才应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我们认为，安理会背离本身的做法和规则是毫无根据和不明智的。

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我们应扪心自问：做出背离我们的规则与程序的决定，是削弱还是增强了安理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这样做削弱了安理会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

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知道，观察员并没有根据自己的请求而在安理会发言的权利，这是一直以来所遵循的惯例。相反，必须由一会员国代表观察员提出请求。我国政府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背离这一惯例。显然，大会的决议对安理会没有约束力；不管怎样，在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中没有任何内容可成为改变安理会做法的根据。旨在改变巴解代表团称号的大会第43/177号决议决定这样做，“但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惯例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观察员地位和职能。”（大会第43/177号决议，第3段）。该决议并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同联合国的其它许多会员国一样，美国并不承认这一国家。

美国的一贯立场是，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安理会可听取代表非政府实体的个人发言的唯一法律根据是第39条。四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对第39条做出宽大的解释，如此事系根据该条提出，美国是不会反对的。然而，我们反对以特殊的就事论事方式背离即定的程序。因此，美国反对象对待联合国的会员国一样，给予巴解组织参加安理会会议的同样权利。

我们相信应听取各种意见，但如因此而违反了规则，则我们不能苟同。美国尤其不能赞同安理会最近的作法，即通过背离议事规则的方式，有选择地提高那些

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人的声望。我们认为，这种特殊作法没有法律根据，违反了议事规则。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请求就所拟议的邀请的条件进行表决。当然，美国将投票反对这一提议。

现在，我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份。

如无其它理事国希望在此阶段发言，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就有关听取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的提议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1票反对和3票弃权。请求获得批准。

应主席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6月5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在讨论目前列于其议程上的项目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大使阁下发出生邀请。”（S/20670）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20670散发。如没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克苏德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6月5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以伊斯兰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高兴地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在安理会讨论题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项目时，向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赛大使阁下发出邀请。”

该信将作为安理会文件S/20673散发。如没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安赛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因1989年5月31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662）中提出要求而召开的。我要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20609，秘书长提交大会第43/233号文件的说明；S/20611，1989年4月27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的信；S/20623和S/20668，1989年5月9日和6月1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S/20637，1989年5月16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办给秘书长的信；以及S/20667，1989年6月1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个发言者是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希望通过您感谢安理会按照第37条同意我们以同等参加权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辩论的要求。

主席先生，对于您本人，我要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您在这里。您呼吸过耶路撒冷的清静空气，您与我们的人民一起生活过，因此，可以说您亲身经历过他们已经并且仍在经历的恐怖。我们相信您的正义感、您的鉴别能力、您的热情和同情将在促进安理会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对您前任所做努力的极大赞赏，他利用 5 月份的时间，至少安理会通过一个表示关心——如果不是同情——的声明。 尽管情况如此，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知道障碍是什么，我们再次对联合王国的代表表示感谢。

时间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过去了，而每时每刻我们都看到占领国以色列及其工具——无论身穿制服还是便衣——仍在坚持其顽固立场，仍在坚持发展新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 安理会立即得到了占领国对 1967 年以来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国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土地上的、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人所犯的国家恐怖主义全部罪行。

我们已听到、看见并注意到秘书长的公报；我们已看到联合国机构的公报和消息；我们已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公报；我们已看到大赦国际的公报——它们都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正在发生的情况表示关切。

但全世界从电视、印刷品和文件中看到的情况不能，而且也没有对安理会的一个成员产生影响，该成员国使安理会成员为履行自己职责和义务所做的努力受到阻碍和挫折。

不幸、令人难受——在描述该会员国态度时，人们可能会使用这些词语，但这将是安理会所听到过的言下之意最明显的话。

尽管如此，无辜儿童的血、被拷打的人和死去孩子的母亲的哭叫声必须有助于触动了向这个会议桌边的人发号施令的人的良心，这些人由于贯彻阻碍政策和战术而在道义和良心上受到煎熬。 安理会现在开会不是为了处理“根本问题，即以色列占领”，也不是考虑结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方式方法，而是如何通过政治解决实现和平，正如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几乎全体成员——建议的那样。我们认为，安理会开会是为了处理对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犯和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让我们回顾一下，管理我们行动的不仅是道义价值，因为不幸的是道义价值已证明不尽相同并且得到有选择地坚持。 血腥谋杀 750 多个巴勒斯坦人是种族灭

绝罪行。这一罪行的凶手认为它是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手段。但这是谁的法律？谁的秩序？在此讨论的是法律义务——缔约国保证遵守的法律义务。

《联合国宪章》清楚地指出，会员国保证尊重并贯彻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是一个法律义务，然而，在以色列及其在被占领土的政策与做法上安理会作了许多决定，但对这些决定既不尊重也不贯彻。

安理会几次肯定《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

这是哪些条款？

根据第一条，“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我强调“保证尊重”。

第二十七条指出：

“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

妇女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荣誉受辱，尤须防止强奸、强迫为娼或任何形式的非礼之侵犯。”

第二十九条说：

“在冲突一方对于权力下之被保护人所受该国人员之待遇，该国均应负责，不论此项人员所负之个人责任如何。”

第四十九条指出：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另一篇文章说：

“在全国和地方当局的合作下占领国将促进专门照顾和教育儿童的所有机构的正常运行。”

所有这些都是安理会全体成员有责任确保尊重的《公约》的条款。巴勒斯坦人民有哪些法律义务？处于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有哪些道义、法律和政治义务？简而言之，他们的义务是抵抗。这正是巴勒斯坦人在做的事。这将是处理问题的平衡的方法：关于尊重和人道待遇的法律义务为一方面；进行抵抗的法律义务为另一面。

但是《公约》的所有缔约国为保证尊重公约采取了什么行动？在这方面人们必须指责安理会并试图理解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这也许看来是神秘的，但我们都知道。安理会在1987年12月11日立即对阿拉伯国家集团的要求作出响应。当时起义刚刚开始，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了新一轮反对外国占领的合法斗争。安理会在11天中开了七次会议，最终通过了1987年12月22日的第605(1987)号决议，尽管美国政府代表弃权。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要求秘书长“以拥有的各种手段检查被占领土目前的局势，并提出一份报告……内含有关保证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与保护的方式与方法的建议。”

1988年1月21日提交了一份报告。1988年2月1日，一份决议草案被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否决。在解释否决票时美国代表说：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威望和权威是非常重要的财富…。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通过就是安理会进行有效干预的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与直接有关各方面进行磋商，以便谋求方法，根据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进行谈判，从此解决巴勒斯坦

冲突，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只有征得直接有关各方面的同意，才能就谈判的进程和主持谈判的适当机构达成协议。不能把这些强加给直接有关的方面，哪怕是这样的暗示也不行；而该决议草案却企图这样做。

“…然而，我们不赞成安理会在目前事例中以重复和毫无结果的方法来处理目前的动乱和以色列的反应，以及在有关方面就主持谈判的适当机构达成协议之前便指导一项谈判进程。…”（S/PV. 2790, 中文稿第17、18页）

这是早在1988年2月说的话。我希望美国代表将不会认为目前的“动乱”——有750人被杀的不小的动乱！——似乎是徒劳或重复的。

正如美国代表所说，否决票的动机是决议草案中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促成解决、和平解决，以及定期向安理会汇报的条款。据我们所知，正是由于该常任理事国的立场才要求召开本次会议审议确保对《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条款尊重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其条款：

“受保护之人应始终受到人道待遇，特别应受保护，防止所有暴力行为或威胁，防止受辱和公众好奇”

并且

“掌握受保护人士的冲突一方要对其代理人对受保护人士的待遇负责，不管可能涉及任何个人的责任。”

我们今天在此专门——我强调“专门”一词——审议有关确保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与保护的方式方法的建议。我急于强调，这绝不应被解释为呼吁安理会放弃其责任，通过联合国赞助下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并且正是通过行使《宪章》交给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对实现中东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作出贡献。但是，首先请实现和平。

至于各项建议，我们记得10年前安理会根据第446(1979)号决议建立了一

个特别委员会，以便

“审查有关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定居点的局势。”

该委员会于1980年11月25日提交了第三和最后一份报告(S/14268)。该报告尚得到安理会审议。但回顾委员会的一些观察意见也许是有意义的，内容如下：

“因此委员会认为，由于其对被占领土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后果，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是不断侵犯阿拉伯居民基本人权的根源。”

委员会

“审议了局势…并深为焦虑地注意到”

那些

“被一致认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局势持续恶化的进程，其特征是更严重的紧张和加剧的冲突，并可能导致全面战火。”

它还说：

“鉴于被占领土最近局势的恶化，委员会认为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以其对手无寸铁居民强加的不公正的痛苦，是对进一步动乱和暴力的挑衅。”

委员会想象的正是现在发生的事；这些后果10年前就向安理会提出过。

委员会就如何处理局势提出了相关和具体的建议，但据我们所知，报告只不过被存档和收藏起来了。

在定居点问题上美国政府没有表态。在1979年6月4日，国务院发言人被引证说：

“我认为我们对宣布定居点最不安的是建立定居点有害于和平进程。”

白宫发言人说他们

“重新认为定居点是非法的，是和平的障碍。”

沙龙先生，这个沙巴拉—夏蒂拉大屠杀刽子手、以色列内阁成员，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回答。他说，“在西岸大规模定居是对外来者企图强加给以色列的各种计划最好的回答。”沙龙是在1982年10月26日说这句话的，大家记得他是针对所谓的里根计划而说的。

但是安理会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不幸的是，安理会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不向安理会描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犯下的最新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我们都知道5月28日和29日在耶路撒冷外Al Ezariyah—Lazarus 之墓—人民的命运。《纽约时报》1989年6月3日报道了这件事。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对Kafl Harith 的践踏和自卫团的进攻，知道希布伦的暴行，所谓的定居者一夜中竟打了4000发子弹，他们的领袖公然声称目的是要“威吓和吓倒希布伦城中的“阿拉伯人”。

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犹太电讯社《新闻日报》1989年5月31日的报道，报道说：

“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驻扎在西岸Deir Balut村的一座学校中的时候，把从《古兰经》上撕下纸来当手纸用。

“以国防军亵渎伊斯兰圣经的行径是在上星期二该村一周的戒严撤销时被人们发现的，虽然以国防军声称这并非故意。

“星期天晚上一位军队发言人说，‘一名国防军士兵在得悉在无意和不知道的情况下用了从《古兰经》上撕下的三张纸时表示道歉’。

“他说，地区指挥官已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学校校长Khalil Abdel Jawad非常气愤。他拿出士兵留下污物，对他说‘是对我们宗教的污辱’表示震惊与气愤。

“证据中有几十页沾有污物的《古兰经》纸。一本《古兰经》夹在一扇

门与门把之间，以便用来当作手纸。

“一块绣花台布上也沾有污物。他们在一把座椅上打个洞，让士兵用作便桶。”

谁也不会把圣书《古兰经》或《圣经》的《新约》、《旧约》误作小说。我们都知道这种圣书都放在干净的地方，怎么能说有人无意地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种行为是可耻的。

问题不在于有意无意。问题是犯下这些亵渎行为的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以色列作为占领者负有责任。然而，此类事情不仅仅涉及《古兰经》。我宣读耶路撒冷基督教团体领袖的一项声明，他们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的声明如下：

“我们圣城基督教团体领袖们开会讨论耶路撒冷及我们整个国家目前的严重局势。

“我们基督教徒深信，作为精神领袖，我们必须义不容辞地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让世界了解我们人民在圣地上的生活状况。

“在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我们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在日常生活中被剥夺，因为当局蓄意采取武断的行动。我们的人民经常遭受无端的折磨与为难。

“我们特别担忧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悲惨、无必要地损失，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牺牲。他们无端使用枪枝杀害无武器无辜的人民，过份使用武力造成数百人受伤。

“我们抗议在圣地附近经常有枪击事件发生。

“我们谴责大规模行政逮捕的行径及未经审判继续拘留成人和非成人的行为。

“我们进一步谴责采用一切集体惩罚的形式，包括炸毁住房，对整个居民区断水断电的做法。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我们学校 and 大学重新开学的要求，它们已被关闭了十六个月，重新开学能够使我们成千的儿童再次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我们要求当局尊重教徒在宗教节日自由进出教堂和圣地的权利。

“我们重申声援与同情一切受苦难、被压迫的人们；我们期望耶路撒冷和圣地重新恢复正义的和平；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组织紧迫重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争取巴勒斯坦问题迅速、公正解决。”

我不清楚安理会是否了解，到8月有110,000名6岁至7岁的巴勒斯坦人将被剥夺上学的机会。不管公约上怎么写，110,000名儿童将失去基本、必须的权利。

有人说，美国政府谴责犹太定居者自行袭击阿拉伯居民。哈伊姆·赫尔佐克总统表示“最强烈地谴责犹太定居者采用的自卫团手法。”让我们面对事实并问：“所谓的定居者不正是占领当局治安部队和武装部队的成员？”《第四项日内瓦议定书》明确规定：“占领当局不能驱逐或将本国平民人口部分移入其占领领土”。这些定居者和他们的家属不是平民。他们是武装部队成员，他们的家属同他们一起住兵营而不住平民城镇。问题是所有这些都是武装部队干的，以色列对占领巴勒斯坦人的情况负有全部责任，以色列有义务严格遵守《公约》条款。而且，《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缔约国——包括安理会全体成员——都有义务保证该《公约》得到遵守。

现在的问题是：该做些什么？何时开始？如何做？由谁来做？安理会是否愿意接受以色列政策的道歉，让过去的事情过去而又出现再一次呢？或者我们是否满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肖姆龙将军的反应？5月8日他在以色列内阁说，他“讨厌定居者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军队向那些所谓的定居者提供武器和弹药，甚至提供保护。

数百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灵魂向安理会发出呼吁；数千人受了伤，他们为了一个事业流过血并且还在流血。数万人进过集中营，他们一道向国际社会的良知发出呼吁，特别是通过本机构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他们象教堂唱诗班一样发出共同的声音：

“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会战胜的。我们争取的是和平与尊严，为的是实现我们的愿望，实现我们的权利：在没有外来占领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家园里和平相处，并且象各族人民应当享受的那样自由地行使我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我们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我们信任你，信任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我们向你发出呼吁。我们要求你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要求你在实现和平之前，按照《宪章》的崇高原则提供你有责任提供的充分的保护。我们将坚持我们的正义斗争，但你也必须给予帮助，在实现和平，结束占领和撤出占领军之前，你——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责任，履行自己的职责。”

让我们回顾一下，正好是五十年前的这个星期，来自欧洲的900多名犹太难民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被拒绝收容。他们在各地寻求避难，不得不带有一种特别颜色的带子，以示有别于社会上的其他人。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随之而来的恐怖以及数千万无辜的人在种族主义政策和措施之下丧失生命。

当我们获悉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土地上被命令要佩带一种特别标志时，上述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国视为外国人。过去的情景的确历历在目。难道这就是掩盖执行所谓的“过渡政策”的冰山之峰？在1989年的今天，这个世界是否会以比1939年更为积极和决定性的方式作出反应，从而避免更多无辜的人仅仅因为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丧失生命呢？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进行干预，以阻止黄色带的重新出现和种族主义标志的实施，并制止目前的局势。人们呼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立即提供国际保护。这将是实现和平的一个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刚收到埃及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巴达韦先生（埃及）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他希望以六月份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我国代表团有幸在六月份担任主席的阿拉伯集团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们最真诚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丰富的外交经验以及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将推动安理会的审议工作，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由于以色列定居者对阿拉伯居民进行镇压，目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

我也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今年二月份，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局势恶化的问题，为的是通过必要的紧急措施，以制止以色列占领军和以色列定居者对手无寸铁的阿拉伯居民制造死亡和进行破坏的循环，从而保护他们的孩子和财产。安全理事会也为此举行了其它会议。1987年1月——起义开始之际——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05(1987)号决议，对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注和震惊，并考虑到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得到公正保护的必要性，安理会再次重申，1949年8月12日的《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安理会再次呼吁占领国以色列立即严格遵守该公约，并立即停止推行其违反公约规定的政策和措施。为此，安理会要求秘书长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审查被占领土的局势，并提交一项报告提出如何确保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平民获得安全和保护的建议。

秘书长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对将采用的方法所持的看法；但不幸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举行了所有这些会议，尽管秘书长的建议既明确又公道，尽管造成极大痛苦的各种事件和以色列的侵略十分严重，但安理会未能采取措施，以确保对巴勒斯坦人的保护及结束他们因以色列占领者的镇压和残暴行为而每天遭受的痛苦。镇压仍在继续，占领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杀害和逮捕巴勒斯坦平民及其儿童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连他们的住房也厄运难逃。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以期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及其儿童进行的可耻的法西斯屠杀，并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以确保对巴勒斯坦人的保护及以色列军立即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撤走。

自今年2月安理会上次会议以来，在巴勒斯坦城镇发生了许多屠杀事件。数十名儿童和青年被杀死，房屋被拆毁，阿拉伯田地上的数千棵果树被连根拔起。巴勒斯坦代表向我们叙述了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迪阿罗夫人1989年6月2日写给秘书长一封信，该信已作为正式文件S/20668散发。她在信中提请注意局势恶化和以色列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居民进一步加紧了镇压。

她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了这种野蛮镇压的严重性，我尤其要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信第二段，该段引证了伊扎克·拉宾的一段话：

“自从起义开始以来，已经有47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身亡，10 000人受伤，35 000人被监禁，其中有7 000人现仍在监狱或拘留营里。但是，根据巴勒斯坦人权数据基准项目所发表的数字，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武装移民的暴力行动使起义开始以来的伤亡人数高到有61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至少有118人是不满15岁的儿童。此外，据大赦国际报道，自起义开始以来，已有5 000名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行政拘留”办法的受害者，1100个巴勒斯坦人目前仍在被拘留中。” (A/43/1009-S/20668)

我们对以色列移民越来越多地参与野蛮镇压行径不得不表示严重关切。他们在支持特拉维夫占领军方面所发挥的这一新的作用表明特拉维夫政权已丧心病狂，该政权不顾国际公众舆论，无视人类良知，公然断言，它将用一切手段结束起义，镇压起义。

有新的证据表明，以色列移民的行径不是报复行径，而是由占领军有系统地组织的，作为精心制定的一项正式的恐怖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规定使用正规军外的武装集团，这些集团包括来自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的成员及其他法西斯恐怖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些集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城镇以及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从事破坏及暗杀活动。

为了证明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我们只需回顾以色列移民于今年5月30日发出的呼吁和他们对巴勒斯坦哈雷斯村的袭击，他们拆毁房屋，杀死杀伤许多巴勒斯坦居民，包括一名14岁儿童，他是在站在一间以色列移民正在拆毁的房屋外被他们故意杀死的。

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穷凶极恶地发起的这场运动目的是要采用新的种族主义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要迫使被占领土内的工人使用一种识别标记，这种标记使人联想起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黄星。一些措施已被特拉维夫政权采用。它把特别的登记徽章发给被占领土居民。他们还实行种族歧视措施，例如给被占领土阿拉伯居民发标明其住处的特别许可证。

我刚才所讲的一切都极为清楚地向国际公众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直接关系及其对当地居民的镇压行为、其扩张政策和为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目的而对它国领土的占领，人们不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为此，我们重申安理会必须承担起则任并采取必要的紧急和有效措施，以制止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现，保证对被占领土居民、其子女和财产的保护，保证以色列部队立即撤出这些领土，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安全理事会多次确定其目标，而人们不难想象到，如果我们当时抓住这些时机，就会挽救很多生命，避免很多痛苦。为此，我们愿重温在被占领土上的起义开始两个月后的1988年1月21日的文件S/19443中秘书长的报告，他在其中陈述了问题的程度及其根源，指出：

“在探索安全理事会可以考虑采取什么方法来确保巴勒斯坦平民安全及获得保护之前，必须强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点。更努力地去确保平民的安全及获得保护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措施只是治标。它们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1967年战争时夺得的领土问题。

因此，正象人们以前所指出以及秘书长所指出的一样，中心问题在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国际社会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几十个决议，多次呼吁结束这种占领，因为它是侵略行为，而继续占领就是继续侵略。安理会应当结束这一占领。结束占领不能附带任何条件，那些认为起义是暂时现象，而且没有必要执行秘书长在上述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保护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建议的人，显然错误地判断了事态，因为起义以及叙利亚戈兰和黎巴嫩南部的英勇反抗，从其规模和目标来讲，是一场针对以色列占领的人民政治革命。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这场革命以及戈兰和黎巴嫩南部的民族反抗表明，被占领土上阿拉伯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把自己的领土和圣地从军队和定居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决心也是不可置疑的。他们在获得彻底解放之前绝不会放弃这场革命。

秘书长在报告中回顾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重申不可以战争方式获得领土，并坚持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领土。秘书长重申，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控制的领土，属于《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定义中的“被占领土”，该《公约》适用于这些被占领土。

秘书长建议，安理会应考虑向所有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发出呼吁，提请它们注意《公约》第一条对其规定的义务，“……承诺……尊重本公约……”，并敦促它们为此目的采用一切可采用的手段。

以色列正继续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它多次重申其继续坚持的立场，对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说“不行”，对取消以色列定居者领地说“不行”，对巴勒斯坦国说“不行”，并对关于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说“不行”。以色列常常重复这些“不行”，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要求以色列放弃建立大以色列的梦想和取消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定居点的呼吁。

面对以色列继续维持的这一非法局势，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安理会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劝说以色列结束被占领土上的这些屠杀行径，并撤出这些领土？回答可以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清楚地看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迪阿曼夫人（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以塞内加尔代表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祝贺你担任1989年6月份安理会主席，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充分合作，随叫随到。你个人的品质，丰富的外交经验和能力为安理会的工作取得成功提供了保证。

我也感谢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阁下，祝贺他在1989年5月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应阿拉伯集团的请求，开会讨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令人不安的局势。我们已收到紧急呼吁，这是因为面对着以色列顽固坚持其占领、统治和镇压的政策，安理会近乎瘫痪以及种种妨碍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拖延，国际社会深为关切。

我国代表团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尤为关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代表的发言使安理会再次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

今天的会议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会议是在国际社会表示愤怒抗议，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占领军的镇压已变得更为残暴，每天都在不断地造成死亡、重伤、大规模的破坏、各种污辱、压迫和其它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在狂野的以色列定居者的挑衅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出现的。

在最近于1989年6月1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中，我提请他注意这一局势的不幸。然而，安理会未能就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采取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保证其安全的有效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已表示，现在是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责任的安理会对国际努力做出积极贡献，以便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以此更多地介入的时候了。

安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可以大大地减轻巴勒斯坦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的痛苦。这也是大会1989年4月21日的第43/233号决议所要求的。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一下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605（1987）号决议，1988年1月21日提交的报告，秘书长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向他表示致意。他的报告中包括了有关通过法律手段，一般性援助和信息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建议和看法。该文件值得引起安理会成员的特别注意。

一个权利被剥夺，尊严遭践踏，但仍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移的人民。唯有通过政治行动才能以公正与持久的方针满足他们的合法愿望，这一点无论如何重复都不为过分。

当然，在解决复杂的中东问题方面仍存在着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内存在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由于以色列顽固不化，由于一些本可采取行动，为共同寻求全面解决办法创造有利条件的国家缺乏政治意愿。

但是，不论这一问题多么复杂，构成《联合国宪章》基础的和平、正义与自由的理想现在就应促使安理会支持日益增长，有利于根据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愿望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声援。

安理会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时，可以就大会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决定和建议采取行动。大会1988年12月15日第43/176号决议中为建立这样的和平规定了指导原则。最近，即1989年5月23日到26日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和于1989年5月17日到19日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都重申了这些原则。

安理会的作用就是实现朝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采取的初步步骤而唤起的希望。这些步骤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包括其自决权，以及其充分参与有关这一解决办法的所有会谈与谈判的情况下，接受安理会的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在这一对巴勒斯坦人民考验的时刻，他们的领导人富有勇气，坚定地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做了他们应做的，国际社会有义务促使以色列作出积极的反应，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是不可能镇压下去的。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审议将导致安理会更大程度地参与和平努力，唯有这样才能中止狂热和暴力，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

安理会应集中其精力与努力，给这一进程带来其成员所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意识和妥协精神，这一点十分迫切。

我国代表团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向你保证，在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时，我们将充分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拉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由于在你担任贵国驻我国约旦大使任内我就认识你，我相信你的广泛经验和知识，你个人的智慧、远见和公平的特点，再加上安理会所有其它成员的合作，将使安理会能够在这些紧急会议上实现预期的成果。

我也谨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敬意。他主持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重新努力完成一个它迄今为止未完成的人道主义任务：保证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公民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如果安理会尚未能够采取必要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它现在有机会给予这个严重问题应有的重视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众所周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做法中暴力和残酷与日俱增。这些侵犯了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以色列不顾世界的谴责侵犯了这些权利。以色列继续拒绝安理会和联合国其它主管机构的决议。除非本安理会促使以色列遵守有关的国际公约，以色列极可能继续推行野蛮政策，旨在打垮被占领土中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和压制他们炽热的民族精神。

无需在此回顾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做法不是随着起义开始的，而是在起义之后更加残酷和恐怖。

自从1967年占领开始以来，以色列的目的是要打破巴勒斯坦人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把自己从以色列控制下解放出来并行使自决权，以便能够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在自由与尊严中生活。

尽管以色列企图对局势进行封锁，所有观察员都很了解被占领土的事实。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在继续；为了杀人而仍在使用实弹；破坏房屋、大规模监禁、反复实施宵禁、关闭教育机构、亵渎礼拜场所、使用各种毒气、经济绞杀、没收土地、建立犹太定居点——这些只不过是一些例子。

杀死烈士已成了例行的日常事务，有人担心世界将对以色列造成的不公正的生命损失失去兴趣。举几个例子，在上个月的一天中，5月19日，八个人被杀——三个在西岸，五个在加沙地带。在西岸的纳加利村，五个人被边界警察打死，另有十五人被打伤，警察在拂晓袭击该村，不分青红皂白以实弹向村民开火。

众所周知，尽管安理会通过了几项决议强调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巴勒斯坦和其他领土呼吁以色列遵守其条款。这类做法仍在继续。

尽管发布该《公约》是国际社会拒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待犹太人的方法，以色列否认该《公约》适用于它占领下的领土真是具有讽刺意义。这记录在联合国一项文件A/8089中：

“《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可被看作国际社会对在战争和占领时期落入纳粹政权手中受到污辱、虐待和掠夺，被粗暴剥夺人权的犹太人所受待遇的厌恶感的表示”。

几天前大赦国际发表了一份报告 (MDE/15/06/89), 强调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侵犯人权, 特别是行政拘留。我不需要详细回顾报告; 我相信所有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都看过了, 但第二页上的下列对话反映了报告的主旨:

“大赦国际一些年来一直担心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的行政拘留被滥用来监禁良心犯, 他们被关只是因为非暴力地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自从起义以来, 使用行政拘留更普遍了。”

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部队手中忍受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折磨时, 他们还面对着犹太定居者的残酷运动, 这种运动一直在危险地升级。这是一种侵略和仇恨的运动, 其根子在于种族主义, 是由于以色列当局发起和支持的。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击如此之残酷, 以致在一些以色列官员中也引起不满。不满情绪确实是从对巴勒斯坦受害者诚挚的关心中产生的, 是从对定居者的行为必将在巴勒斯坦人中造成愤怒反响的忧虑中产生的。

正如新闻间最近报道的那样, 一些以色列定居点已组成自己的特殊武装巡逻队, 它们对巴勒斯坦人发动进攻, 这种进攻根本不属于可接受的自我防卫的意义范围内。众所周知, 以色列军队给定居者发武器、通讯设备和吉普式车辆。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阿尔巴 (Arba) 镇定居点的一些定居者组成了一支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快速干预民兵部队, 其借口是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不够快, 不够坚决。定居者的进攻通常受到占领部队的微妙保护, 正如5月3日发生的情况一样, 当时阿尔巴镇的一些定居者攻击了希布伦市的一些巴勒斯坦人, 并企图放火烧毁 Khalid ibn-al-Walid 清真寺。

犹太定居者的行为已超出了自卫借口的范围。这些行为包括使人反感的种族主义要求, 例如由阿里尔 (Ariel) 定居点委员会强制要求在那里工作的巴勒斯坦平民佩带一种特别徽章, 以标明自己为“外国工人”。

安全理事会通过其组成形式和职责, 肩负着代表生活在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特殊使命。这一使命要求立即采取行动, 结束巴勒斯坦人的痛苦, 保证他们的尊严和基本人权。

此外，安理会有责任作出真诚努力，为中东带来和平。安理会采取的保证被领土上人民安全的措施，在阿以冲突及其根源——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之前，将仍然作为权宜之计。在此，我们要再次提醒安理会注意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去年1月21日提交安理会的报告。我们要求安理会重新审议这一宝贵文件，并用它作为估计局势的基础，执行其建议，遵循其结论。

三天之后巴勒斯坦全国起义进入第19个月，如果这场起义对许多观察家和专家，包括以色列来说是一种意外，那么这场起义的继续和激烈程度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吃惊和惊奇，并感到钦佩。

起义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占领已有10年，巴勒斯坦人民族解放精神仍然存在。尽管巴勒斯坦人做出了无数牺牲，并在以色列手中受尽苦难，但起义的继续进一步日益证明，巴勒斯坦人民已决心把自己从以色列的压迫和占领下拯救出来，不论代价如何。

以色列最好面对真理，放弃关于巩固占领计划的幻想，接受起义造成的现实，该起义促成了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并得到5月23日至26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批准。

如果以色列不从被占领土撤出，以使巴勒斯坦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在其国家的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冲突就解决不了。

尽管全世界都承认这些明显的事实，以色列坚持以扭曲的逻辑为其论点的基础，逆流而动，绝望地企图颠倒新形势的事实。以色列在内心完全了解不可能恢复起义以前的局面。

如果以色列确实对和平有兴趣，它必须向巴勒斯坦人伸出和平之手，从而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们的行动作出响应，并满足他们合法的民族要求。但是，如果以色列坚持走目前的道路，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以色列决心永久维持冲突和破坏任何和平、全面、公正和永久解决冲突的希望。

归根结蒂，这种立场将不利于以色列和其它人。如果以色列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局势并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为了整个中东和世界和平的未来，它需要听取能够指出它正在走错误道路和能够使它恢复理智的人忠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

为了使安理会成员之间有额外的时间磋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989年6月7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召开。

下午1点10分散会。